敬事草

敬事草卷一目録

為毋乞祭疏講筵
議王守仁陳獻章從祀疏講筵掌院
乞假省親疏
辭免起官教庶吉士疏在告
乞父祭葬疏
辭起南京禮部尚書疏
辭改禮部尚書兼學士總裁國史疏
辭入閣疏

論倭貢市不可許疏

敬事草卷一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為母乞祭疏

日講官翰林院編修今丁憂臣沈一貫謹奏為
懇乞 天恩俯賜䘏典以光泉壤事臣係浙江
寧波府鄞縣人由隆慶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
吉士授檢討陞今職萬曆三年十月內欽蒙
聖恩補日講官竊念臣一介草茅學術迂淺備
員詞林無所報稱誤蒙 皇上不次簡用俾待

講讀甫及三月而賞賚駢蕃不可勝舉正臣竭
力圖報之秋也不意臣母封孺人洪氏在家病
故例當拜違　闕廷回籍守制虔叩　恩厚悲
戀慚憤謳宜更有希冀但臣私念母氏生育之
恩昊天罔極一旦永訣追補無由查得　講筵
恩例舊從優渥而臣偶玷一時之任使實乃曠
世之奇遘既已有例可援安敢縮悪不請查得
原任講官范應期母陸氏病故蒙　賜祭一壇
臣與應期事體相同如蒙　勑下禮部查照前

例量給卹典則臣厚徼恩真出于常情萬不意

之外而臣之感激思報亦與世世子孫共捐糜

也臣不勝迫切懇祈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聞

伏候　勑旨萬曆四年正月二十三日上奉

聖旨禮部知道禮部覆奉

聖旨沈一貫係日講官准賜祭一壇

議王守仁陳獻章從祀疏

翰林院題為議從祀以崇聖道以勸来

月二十四日據禮部祠祭清吏司手本開河南

道監察御史詹事講題請將兵部尚書新建伯

王守仁翰林院檢討陳獻章從祀孔廟該本部

覆奉　聖旨從祀重典着各該儒臣及九卿科

道官從公品隲議奏務恊輿論欽此續於七月

初八日據祠祭清吏司手本該雲南道監察御

史黄師顏户科左給事中田大年等先後題請

將尚書章懋祭酒蔡清鄒守益諭德吳與弼修撰羅倫僉事黃仲昭布衣胡居仁陳真晟王艮等併議從祀該本部覆奏聖旨備行到臣臣惟從祀之典所以徵聖朝之表章昭學者之嚮往為事甚鉅而臣學術淺陋聞見寡眇何以應明旨然竊嘗誦其詩讀其書粗得其人之似敢試陳之夫守仁之學以致良知為宗謂心之本體即天理天理之昭明靈覺即良知惟戒慎恐懼而不使昏昧放逸則天理常存本體不虧和

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中禮從心所欲不踰矩矣聖賢論學無不可用之工惟致良知三字尤簡易可下手此其略也獻章之學以無欲為宗又曰見大曰自得謂人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有所滯安能為造化主必令此心無物乃運用得轉舍繁求約致虛主靜久之心體自露而以之體物理稽聖訓各有頭緒此其畧也臣按二臣皆當世大儒而所學自異然大抵以靜為主獻章開其先不如守仁之精

守仁起其後多發前賢所未發自國家紹明宋學諸儒勃興而求其造詣精深踐修明恪如二臣者何可多得躋祀孔廟輿論所歸無間然矣顧有宋之學程朱爲之宗獻章雖不盡爲朱而未嘗自異于朱乃守仁則直異于朱矣似不可無一言以袪學者之疑蓋聖門之學要在誠意而藉格致以啟其端爲誠意而格致者聖學也不爲誠意而格致者俗學也即爲誠意而不由于格致雖非俗學要非聖學之精者也昔程子

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而又曰格物窮理
但立誠意以格之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
知而不在於敬者是知格致所以誠意亦必誠
意而可以言格致所謂格致者不出于窮理之
一言此程子意也朱子祖其說謂必窮天下之
理以致吾心之知故其為學則主敬以立其體
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內外合養本末
無致君子以為集諸儒之大成信不誣矣第其
傳流既久漸失本初或以硜執為居敬或以龐

祖為踐履或以訓詁為窮理甚則困於呫嗶以為記誦說繹之資所求乎外者勝而所以養其內者微則學者之失而非朱子之學本如是也乃陳氏出稍異矣獨信其養靜致虛之學然猶未遠王氏出而增異矣直持致良知之說以出於簡易之途謂聖學在於誠意而所謂致知者非多聞多見之知乃致吾心之良知所謂格物者非窮天下事物之理乃存天理去人欲而正其事之不正以歸於正朱子窮理之說近於義

外不可用顧朱子實非義外也天生蒸民有物
有則此理同出於天命而散見於倫物事事物
物孰非此心此理之呈露求事事物物之理孰
非所以明此心之理而惡謂之外也故程子謂
觀物察己不必見物而反求諸己物我一理纔
明彼既曉此而朱子亦曰吾之學非不求之內
而求之外蓋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
端莊靜一以為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
而學問思辨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

養無內外精粗之擇也必以為淺近而欲藏形匿影別為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使學者莽然措心於言語文字之外則佛氏之詖淫邪遁耳是言也所以預為後世憂者深矣哉所謂窮理非窮汎濫無用之理也亦窮身心之理而已所謂先知後行非盡知之而後行之也方格物亦方誠意方誠意亦方格物而已令痛俗學之敝而必謂理在於心不在事物知行合一初無後先不幾矯之太過乎盖程子之門已有樂持

敬之要而厭觀理之繁者矣朱子辨甚力然則易簡之說豈待今日而始有哉故今之儒若羅欽順王廷相黄佐陳建諸人咸立一家言譏王未徹心性之旨詆以為禪然王自謂非禪禪之虚無無用而良知之虚無即太虚之虚無日月風雷山川民物皆太虚之發用故非禪也顧王非禪而學者不能不疑于禪於是乎有玩景相美精魂者矣不可謂内聖之體於是乎有信心獨往不顧天下之是非者矣不可謂外王之用

蓋素無窮理之功以至于此識者謂陳王復起當必易術而語諒哉夫學者患不為聖人為聖人不必出易簡之途以為便而厭窮理之勞窮理何妨於為聖哉務內而遺外守本而棄末即狂如曾點而不知所裁見大如漆雕開而患於未信若道可以頓入聖人何愛而不為學者言惟道不可以頓入而序不可以不循則胡可因已之厭勞而并疑前人設教之為非也然王之所以可祀何也格致異而誠正同也所謂致良

知者蓋持孟氏擴充良心之義陸氏先立乎大之旨指切人心妙應之機以為學者求端用力之地意既易感悟而加以機員語捷善于作人發揮誠正之要殆無遺蘊真可以愧俗學而歸聖途為人光明直截所向無前必行所學以致于事功之間一無底閡使儒者釋迂濶之譏可謂聖林之儁豪吾黨之賢達無論近世所難前古亦罕其儗矣故可祀也愚衷過計直恐學者不察朱子之學又不察王氏所以牴牾朱子之

心而拘於見聞謂朝廷且尊尚王氏輕鄙程朱之說妄捐窮理之事既失于朱又失於王為孔門岐路　祖宗表章朱學以為制科之意亦從此晦不敢不為之慮竊見祭酒張位議祀二臣而併請祀胡居仁洗馬陳于陛議祀二臣而併請祀居仁及蔡清蓋居仁清皆遠宗程朱平正通達居仁雖無著述而履繩蹈矩不減薛瑄清持躬約已動準古人所著書盡發朱子未發之旨為學者指南取此濟彼如參苓佐五石之義

亦猶臣之意也臣何人斯敢為大儒折衷竊意
學之道宜以程朱為正而又惜陳王一代鴻儒
不冝泯泯伏願 勑下禮部再加斟酌以王守
仁陳獻章及胡居仁蔡清一併從祀明詔天下
無以二臣廢朱學則聖朝之所以尊禮儒先與
學者之所以講明道術並行而不悖矣其陳真
晟羅倫章懋黃仲昭吳與弼鄒守益王艮雖皆
聖世儒先然念宋儒如游酢呂大臨謝良佐羅
從彥李侗胡宏之倫視今之儒猶當過之而未

能盡知之已難矣知而以言暢之又難以人重之則又難臣愚寡昧無識不足以中肯綮而慰當世惟不敢枉其所知故直抒心胸以備採擇

奉

聖旨禮部便看了来說

乞假省親疏

奏為比例陳情懇乞　聖慈俯容辭任給假省親事臣聞古有格言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臣不肖謬蒙任使拔置講幄復預銓次開陳之道罔聞程衡之功又闕頃茲大計分甘黜幽而過蒙貸留以責後效臣雖至愚豈不感激願寸忠未效而天倫已虧身蹈不可贖之罪亦無用此不肖臣矣輒敢披瀝血誠于丹陛之前臣少多疾病撫養最艱家本貧賤拮据就學曾未幾何而

臣母先逝號天擗地不可復見自萬曆六年臣奉欽召再補講官至今則臣違臣父膝下已歷十年而臣父八十有五風燭之期既不可測陰陽之患亦復時有日夜馳思瞻望莫及雖魂夢之間亦抱頭捧手哽咽而不已也去年臣欲請告縁京察在邇義當待罪今計事已畢偶蒙見容臣之前心若坐針氊無論臣之思父臣父思臣尤甚于臣數月之間四遣家人来促頃又遣親姪来切絮之言不足為 皇上陳說大抵老

年情景思得聚首一語以慰餘日耳京官見例六年歸省而臣到京十年於例已過臣父八十五歲喜懼交并之意莫有甚於臣者臣不及養毋思及養父如户部左侍郎王之垣禮科都給事中王三餘皆蒙恩歸省則又臣可以陳情之日臣又查得見行事例凡給假省親者皆作缺間有一二不作缺令依限前来供職以私請而廢公事大非臣子所安况臣職專講讀兼佐銓務皆不可一日懸缺者伏望 俯鑒臣悃容臣

辭觧前職給假歸省少寛鰥曠之誅臣父聞臣
歸必頂戴　聖恩歡忭踴躍蒸為和氣以續餘
齡自今多一年皆　皇上所賜之年而臣鄉里
及經過之處又因知　聖朝崇孝惇倫不忍絶
人父子之意亦厚風俗隆治化之一事非特遂
臣之私而已也無任結軫踊躍瞻睇待命之至

奉

聖旨沈一貫日侍講讀效勞年久准給假省親馳
驛去賜路費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還遂依限前来

供職吏部知道

辭免起官教庶吉士疏

奏為苦情難割劇病難痊懇乞　聖慈容辭新命以畢子道以延餘生事八月十六日臣接邸報該內閣為作養人才事推臣教習庶吉士馳驛前來供職奉　聖旨是吏部知道臣聞命惕驚不知所以冀土餘息何敷託存斯盖閣臣謂臣尚備詞林之數而過舉之　皇上當見臣供事講讀而過聽之也狗馬無知亦能戀主臣猶人也能無涕零但臣父衰年日索而臣亦病

患日增有不能發跬步者敢披控于丹陛之前
臣自萬曆十五年給假省親因感濕熱蘊蒸鬱
噎之疾於是從前舊病一時盡發又因奉命赴
京與臣父别悲慘萬狀病益加深所以屢疏陳
情請假調理伏蒙　聖恩允臣回籍如涸魚之
始得水也稍有生氣焉令父子相守者纔一歲
所而此一歲中半在牀第可强而任洗沐攝衣
冠者不能數日今六月間臣父病脾不食秋来
滞下彌劇諸醫視藥無可入劑盖臣父今年八

十七矣攻其標則元氣益虧治其本則見症難
去難得兩無所傷而穩收其效者用之臣心益
憂臣體益憊因患寒熱嘔瀉瘧痢等証方寸既
亂諸疾屢更腑臟皆虧群醫袖手一溢米一勺
水盡成仇敵第疑無醫不庸無方不假祇有望
空黙禱以祈天幸而已臣父子正危計無所出
而召命俄至彌益倉皇臣竊思之臣出身而事
主謂有身耳今臣之身不可强如此臣移孝而
為忠謂有孝耳今臣之事親不盡分又如此若

不自諒而遠親事君恐臣父感念生離卒增他變臣亦晨思夕戀竟無痊期則父子皆斃之道也即偶不死而一行絕裾不孝之罪上通天地亦何面目于人間而為諸俊髦師豈不辱明時污玉堂乎伏望　皇上哀憐臣心別選賢才以充教習臣獲免任使之日即臣父子更生之日亦臣可以為人臣為人子之日延結德音若枯望雨孝治之朝必蒙　矜允臨疏哀泣不知所云

萬曆十七年十月初六日通政司進初八日奉

聖旨沈一貫學行素優簡命教習着遵旨上緊前
來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乞父祭葬疏

奏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卹典以廣孝治事臣猥以庸愚謬叨任使侍講幃者二十餘載又蒙　皇上念臣父子情深許假省親憐臣狗馬病甚准就調理因得遂菽水之歡修藥餌之事秋毫皆　皇上賜也今年十月十六日不幸臣父封通議大夫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沈仁佶病故臣竊自揆無萬一分補于明時而前後恩數至優至渥豈敢復

有陳乞顧復維念國家所以體恤臣下之父毋
者載在令甲盖教天下以孝而人臣不嫌于自
請者也會典一款凡兩京三品文官父毋曾受
本等封者照例祭葬又一款凡文官以侍從等
項應沾卹典者臨時禮部具由取自上裁又一
款凡二品三品文臣曾經賜葬者若妻先故已
封照例祭葬臣于萬曆四年以編修丁毋憂因
預講筵蒙特賜臣毋祭一壇令臣父已封三品
臣毋洪氏贈淑人似于前例允合及查萬曆十

八年原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張
位乞母祭葬欽奉准給并賜伊父同祭葬臣比
張位事體亦同輙敢披瀝血誠援比上請倘蒙
皇上俯准臣奏勅下禮部覆賜臣父沈仁佶祭
葬并賜臣母贈淑人洪氏並祭合葬庶九幽枯
骨猶被日月之光而萬死遺孤尚圖環草之報
萬曆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禮部覆奉
聖旨准照例並祭仍給全葬二十五日工部覆給
銀三百兩自行造葬奉

聖旨是

辭起南京禮部尚書疏

奏為病厄餘生誤叨新命懇乞 天慈俯容辭免以安愚分事萬曆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接吏部咨該本部題為缺官事奉 聖旨沈一貫起南京禮部尚書欽此寵命及門鄉閭動色而臣心自省若臨淵氷驚悸交仍莫知攸處伏念臣一介草茅粗通章句幸際 聖明之世叨居侍從之班洊歷清華至叅銓政請省親則許請養病則許比為父請祭葬則又許 皇上之

恩充于天地而臣之報誚于秋毫有慚幽獨有媿神明而不能釋也豈謂甫及禫除輙蒙清記亟俞在廷之請有此不次之擢臣非木石豈不知榮獨念臣學術迂踈行能中下於講筵無啟沃之效於部事無贊襄之功向所以屢疏陳情而退就親闈者不獨終烏鳥之私亦逃尸曠之罰也加以賦質綿薄多病侵尋居常優游尚不自支至于幽憂以来精耗神索所存者皮骨耳而以此居官任職不度德不量力顛仆可待矣

我國家稽古建官六卿為之長名位甚峻而兩京並設雖有劇易之異係于瞻望則同在宗伯典司三禮叶和神人必文學優長夙夜寅清者方稱必飈歷多年老成諳練者方稱如臣才識於在廷既無能役而前為侍郎通禮吏二部歷俸二十九月未滿三載一旦踰躐臣心知不可雖欲冒昧人其謂何伏望亟收成命容臣以原職在籍養病歲時率父老呼嵩祝壽勸輸奉公受賜實多感恩實多無餘望矣萬曆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通

政司上十四日奏

聖旨卿學行素優國史重典方資裁定已有新命

宜上緊前來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辭改禮部尚書兼學士總裁國史疏

奏為恩重難勝分踰宜止瀝懇　聖明俯容辭免新命事臣在籍服闋蒙起南京禮部尚書上疏懇辭因途遠未及到京隨蒙　聖恩改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充國史副總裁臣前疏上聞奉

聖旨鄉學行素優國史重典方資裁定已有新命宜上緊前来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欽遵到臣臣不勝惶恐不勝戰慄伏念臣學淺行凉

無所比數自知甚審而過蒙 聖獎益增跼蹐
先奉典禮陪京之命已甚踰濫又何敢濫新命
辱朝廷我世世必有踰恒之人而後堪踰恒之任
北斗之司宗伯之任無以正史大事屬之裁定
萬世將徵信焉非才學識三長烏稱其選尚忘
其拙而妄引為任已之不亮何望其論著評騭
之審乎臣本庸迂初無實學徒以筆札剽獵濫
竽詞林雖嘗預修兩朝實錄副裁大明會典或
分任一曹或受成前輩即有謬誤而討潤有人

為職猶易為責猶薄且臣此時意力猶用勤補拙所謂跬步不休跛鱉可遠者也今力因歲索學以年衰舊聞尚荒新知彌寡縱令優游閒局時陪議論之末猶懼不勝而以正史見畀不勝明甚伏望　皇上諒臣愚誠非假妝田成命容臣仍養病原籍則臣免鰥曠之誅而國家亦無誤用之失誓當夏秋輸公以供軍國之費歲時讀法以為閭里之倡臣之分也不敢諉也　萬曆二十二年七月初十日

通政司上　初三日奉

聖旨卿以碩望新膺簡命政本重地方資贊襄宜

上緊前来副朕咨求之意覽奏知道了該部知道

辭入閣疏

原任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今行取臣沈一貫謹奏為披瀝悃誠辭免殊常恩命以重政本以安愚分事臣養病守制服闋在籍今年正月十一日伏蒙 聖恩起南京禮部尚書四月十七日改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充正史副總裁起家再遷大溢涯分方具疏辭免續接邸報節奉 聖旨沈一貫著兼東閣

大學士在內閣與同王錫爵等辦事欽此欽遵到臣殊恩洊加道路駭視實難冐處䌯縷上陳竊念臣性資褊陋才術迂踈偶以書生章句之學誤蒙　先帝作養官之詞林繼蒙　皇上簡拔置之講幄由此侍燕閒承恩賚者十有餘年謹奉責難陳善之訓夙夜兢兢而學無本源不過牽綴往說復習舊聞曾微䚡顯之功豈有沃心之益其間周歷坊局詹翰等衙門左右吏禮二部典司教習纂裁之事禮樂銓衡之司又皆

碌碌因人悠悠寄坐靡所建竪有忝生平每謂
朝廷若綜覈名實大獎群僚如臣不才所宜首
黜雖天幸不至斥逐豈可不自揣度早引避乎
故當丁亥京察旣竣之時乞身省侍盖自附于
量力之義耳五載庭闈三年苫塊祇祈耕田鑿
井歌誦太平以苟延其多病之軀無他望矣不
謂甫及禫除再叨起召拔于稠衆人中徵于數
千里外而寄以輔弼極重之任孤踪去國乂違
日月之光野性宜山永絶風雲之想未審何自

而辱記存豈非　聖心至厚不忘簪履之遺
聖學日新猶念旃幃之舊故雖踈逖被此隆施
天地高厚豈足喻深恩父母顧復豈堪比知遇
臣不勝感激至于涕零然亦不勝震駭至于股
栗矣恩愈大則報愈艱榮愈加則憂愈厚他官
不稱妨廢有數如閣臣之職看詳題奏評駁文
章參預機宜典司政本仰贊　聖德俯儀百僚
寄國安危為時輕重臣居常旁觀為人難之豈
今謬及敢以為易耶史事尚憂難舉不敢苟承

此天下第一難舉之職宜用天下第一殊流人臣何人斯而敢冒此夫形之所拘雖尺寸不可展力之所局雖銖兩不能加使駑駕車駑固僨傷車亦凌震自知不稱而受之以至僨事者誤也知其不稱而使之以至失人者亦誤也事惟求當反汗何嫌伏願收回成命容照舊在籍養病別遴大賢以充斯選則美錦不壞于學製之人良璞不傷于拙工之手於臣則容貸之仁優于甄收掩其素短全其晚節恩更萬也萬曆二十二年

七月十三日差義男沈安

投通政司上十五日奉

聖旨卿性行端恪學識淵醇政本重地特茲簡任

宜上緊赴召殫竭忠猷以贊化理不允辭吏部知

道

論倭貢市不可許疏 草成將上得罷封貢之命而止

奏為倭奴貢市萬不可許懇乞 聖明酌審中國安危大幾奮乾斷以消隱禍事臣聞宋臣范仲淹守制時不忘朝廷屢上封事臣雖非其人而頃承召命煩辱記存又事關桑梓而為國家安危大幾所係欲默不忍輙此疏聞頃者經略顧養謙力主倭奴封貢一一當許且欲就寧波開市以饜其欲臣鄉老幼聞此如兵在頸失色相吊以為今日何為開此一大釁也臣請言倭

奴始末以明其不可謹按史乘所載自有中國即有倭奴豈無侵犯不過如蚊虻之着體驅之已矣獨自嘉靖壬子来蹂躪我浙直山東以至福建廣東沿海萬里直入腹裡淮揚徽太杭嘉金衢之間至窺南京裂國家幅幀之半而焚掠之所在為墟於是用兵以百萬計費金錢不計其數殺人如麻棄財若泥幸以 祖宗在天之靈自壬子至庚午二十年之力僅而除之此可謂宇宙以来所無之變矣致此者何則以自古

倭奴無貢貢亦不過數十年偶一来不知吾土虗實所以禍少自永樂来有貢貢輒數来則限以十年一貢又不遵約或數年一来涉吾土若故鄉識吾人如親舊收吾寶物諸貨如取諸寄尤嗜古今圖籍凡山川之險易甲兵之朽利人性之剛柔國紀之張弛無不熟知而吾民之頑黷者利其賄負其債反為之用嘉靖中兩以非期拒還因泊海島經歳奸闌出入益生心焉是時謀國者眛大計以為貢可以示廣大明得意

其悠悠小民又不恤遠以爲貢可以利金錢得異物雖倭之始貢豈遽有他心而勢之所漸不禍不止其病中人如蟊蟚之食心而不覺此見事也言之使人於邑今復可以議貢市乎貢市一成臣恐數十年後無寧波矣無寧波國家得恝然而已乎何也貢市成則吾之于倭當客之也苟吾方客之而彼實以盜自爲吾推心以置其腹彼剸刃以嚮吾腹于斯時也不防則有患防之則示以疑將防之乎不防乎喪亂以來上

下講求沿海數千里兵者四十年矣士氣始奮民生始安貢市成則此兵直當撤去將撤乎不撤乎又豈將增兵以衛貢市乎海上之兵非有他防獨防倭也而今既客之矣客之則不當防防之則不當客防之不已則客之不誠是召亂也大抵防之是正理客之是權術權術不可久正理不可廢如養譕計則治天下獨恃一禮部足矣安所恃兵部哉殺倭之術于陸難于海易故須出海遠哨而扼之于門戶之間雖失無大

患衆寡相當即勝之矣一登陸則彼跳梁咆哮之勢非我兵所及即吾之衆不能敵彼之寡也貢市成彼儻以選兵數百来出吾不意則吾數萬兵皆失勢披靡無用又況彼戰于死地吾戰于生地勝敗之勢懸可知矣嚮也吾民與倭通勾倭為亂四十年来民與倭絶亂本始拔貢市成則民復與倭合寧獨倭也王直徐海之流草莽之戎且伏危矣危矣從此言之臣所謂數十年後無寧波猶遠言之也恐不待數十年之久

也夫天下事有履其地而始決者有不待履其地而可決者若貢市之不可許此不待詰關白之情履朝鮮之境而昭然具見者也關白之求貢市何不于朝鮮而于寧波朝鮮無可欲而寧波有可欲也關白得其欲則寧波失其欲矣一寧波何足惜端恐移之社稷耳夫朝鮮雖屬國外臣也寧波雖裔郡王土也為救外臣之危而危王土以從事養其一指失其肩背而不知知者不為也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當念之矣

當念之矣今倭止在朝鮮境上我師又大得氣而輙為所恐欲俛首以貢市啗之假令倭破殘我江南蕩搖我沿海折將損兵不能支如異日事養謙又當以何策啗倭也養謙亦可謂畏倭如虎矣畏倭如虎正當格之于境外不當延之于閫內曾不是思而聽一浮浪沈惟敬之言以敗國事素負安在養謙又可謂愚矣夫此事易决而廟堂亦非乏人然而久未聞詔止之命意者朝廷將畢群議以服衆心乎今臣不敢隱其

議以為萬萬無許理即怒倭之心不過勞海上

師一戰耳而國家業待之久矣洪武閒無歲無

倭患無歲不與倭戰　高皇帝之待倭亦止此

矣況今海上法彌密兵彌練將士日索倭而奏

功何憂其来若放析就緒毀壞成䇿而倒持太

阿以予狡夷啟無窮患愚人知其不可也伏望

皇上勅下兵部并詔當事者毋以小畏致大憂

毋以私諾誤公計毋苟且圖今歲之安而忘明

年之危務奠宗社于磐石之安處置得宜而四

夷自服矣臣無任瞻望之至

敬事草卷二目錄

到任疏 以下皆內閣

兵部考選軍政降謫科道部屬等官并追崇

請補吏部堂贓物申救揭帖

救科道部屬等官疏

乾清宮災自陳疏

催行取及補科道官揭帖

乞免差科臣封日本揭帖

救御史曹學程揭帖

請許套虜求欵揭帖
妻亡乞假疏
妻亡加恩謝疏
請補吏部堂屬疏
經理朝鮮疏
救本兵揭帖
皇長子冠婚揭帖
處沈惟敬揭帖
止尹英請没官塩引揭帖

言兵事揭帖
三殿災揭帖
條列修省事宜揭帖
言礦店揭帖
催發戒諭詔赦揭帖
三殿災自陳疏
停史館揭帖
再自陳疏
請設天津登萊巡撫疏

敕樞臣及首揆揭帖

言禦倭總兵揭帖

敬事草卷二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到任疏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臣沈一貫謹奏為感激隆恩恭陳謝悃事臣於本月初六日見朝初九日恭候面恩遭遇免朝隨該内閣照例題請到任奉

聖旨是著即入閣辦事欽此謹于十一日午門前謝恩即到任辦事訖伏念臣本無學術幸有遭

逢扳侍經幃日荷光華之盻聽歸子舍時承駢渥之恩方慙頂踵之無酬更荷腹心之見寄播明廷而渙號馳節使以趨行若此隆施真踰愚分將圖報稱敢不拜承恭惟 皇上躬乾至剛御豐永曆四方多事獨厪淵躬展轉之思衆正彙征未覩明良喜起之効固臣子分憂分事任怨任勞之日也望主張于上容臣等宣効于下合精神意氣之交以通隔礙布公平正大之體以定紛披以深思遠慮請諸邊以廣愛深慈安

百姓庶竭區區之願以酬眷眷之懷若爲身名之私莫逃天日之鑒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上

兵部考選軍政降謫科道部屬等官并追崇

信伯寄匿贓物申救揭帖

四臣題本月十一日臣等在閣辦事該文書房

官潘朝用發下兵部導例拾遺本

聖旨昨覽兵部考選斥留中錦衣一衛內如何以

副千戶未行題奏輙署四品之職該部附結市

恩泛濫授予爾該科通遏若不聞職守何在好生

尸位曠官吳文梓等與該司官韓范都降雜職

劉仕瞻曾偉芳着降三級都調極邉方用不許

朦朧催陞昨區大倫張同德二畜以有君命的
故屢行瀆擾似如此欺罔擅冒的並無一言況
前者俞价强思頻章以指實之事參劾黨附結
納至于該部司官趨媚假官的亦無一言公而
忘私何在區大倫張同德俞价强思也着降三
級調外任用且兵部近来詐冒賄買之官屢經
東廠獲奏尚無憚慎堂上官姑各罰俸二個月
着策勵供職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刑部接出
聖諭今日覽科道會參武職本内劾崇信伯費

甲金隱匿逆犯客用家財好生欺君玩法着革
了任間住仍革去祿米三分之二爾該部還嚴
追所寄贓物鮮收其原奉　旨官王坤覺大義
提問擬罪来說宋金着革了職為民王之楨等
姑降一級照舊策勵供職東厰及該衛東西兩
司房陸綵及五所掌印官都革了職為民與宋
金俱永不許敘用該部知道欽此一日之内兩
奉　嚴綸雷霆之威震懾遐邇大小内外衙門
官員罰黜過多臣等不勝驚駭竊惟兵部考察

官員容或一時議擬未精無以仰當　聖心自干譴罰臣等豈敢為之伐辯但念五年考選係國家重大之典而品流猥雜無如武弁一途今年賴尚書石星殫精竭慮華弊蠲事矣乃蒙嚴旨詰責似於體貌大臣稍有未盡且星素抱忠蓋秉公持正何至于負特知而區區市恩濫予于下乎惟望　聖明俯加體亮俾星得以釋恐懼之懷而專報稱之圖至于該部屬官該科長貳官及科道區大倫張同德俞价強思等官

祇因一事牽連遂致相尋降罰在諸臣固宜自咎而責之太深處之太過似于政體亦為未妥臣等不敢不言蓋毀謷之言類多增飾輦轂之下尤易風波往者每遇大察則被考官員或以見黜不甘或以求用不遂往往挾逞私忿煽搆流言以無為有就實駕虛千態萬狀不可究詰崇信伯費甲金持身欠端守官不慎科道官交章拾遺豈不允稱至言匿寄逆犯許多贓物風聞之詞安可便以為據且客用一事久裳處分

株連不已在　皇上固出于惡惡公心而天下望風餙說以快其私者不知其底關係風俗不小此又望　聖明照燭情偽而不待臣等之畢辭者也傳曰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又曰功疑惟重罪疑惟輕臣等叨備股肱荷蒙恩遇若畏懼而不言與言之而不盡皆為負國輙敢不避煩瀆冒昧申請伏望　大弘聖度曲賜優容將兵部司官及該科道官量免降級以安尚書石星之心其費甲金寄匿事聽法

司從公問理不枉不縱以昭　聖朝明允之治

則在廷諸臣將服威頌德感激踴躍以圖報效

矣萬曆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救科道部屬等官疏

奏為歲紀更新璽乞 聖明秉春令解嚴綱以
隆泰交事臣惟天地交而後萬物生上下交而
後德業成自古及今未有君獨運于上臣無應
于下而能成治者也今三陽啟泰萬物咸亨雖
在草木亦欣欣有發生之望而朝廷之間乃至
臣下懷忠不能自達主上屯膏不能究宣若地
氣欲騰而天不下降則何以成宇宙之泰乎臣
備員輔弼一年于茲未敢以專疏上塵而頃者

公揭未行私心難釋乘此新正之時輒冒昧以
泰交一言進臣惟人君之治天下必立公卿大
夫百執事之臣非爲備員所以資輔理也猶人
必有耳目手足而後心有所寄以爲之用人心
無不愛其手足耳目者人主無不愛其公卿大
夫百執事之臣者愛之則信且任之矣頃因内
臣之不職與軍政之失察大彰　天威屢下嚴
旨責言官之緘默部臣之私徇而槩加斥降至
四十三人此先朝希有之事是以縉紳掩色道

路煩言受譴者未明其由旁觀者皆痛其枉豈
但惜今日之政體有關抑亦慮將來之釁孽當
滋彼科道諸臣身在事中既不敢自鳴其冤又
不敢代人鳴冤故臣等閣臣及九卿大臣各聯
名上章以申救援誠萬萬不得已之舉亦人人
跂望俯從如寒谷之回春陽者也乃一無所貸
人臣豈能以一言塞責臣侍講幄最久伏覩
皇上嘗薄唐太宗而不為然唐太宗能受諫聽
言豈以　皇上而讓太宗誠意未孚而轉移無

術人臣責也令于科道非責其妄言乃責其不言但不知所謂不言者爲其不能救補闕失耶爲其不能探承意指耶言而不當不如不言責其不言則妄言者多適恐他日又動瀆擾之怒不若虛心而待據理而觀之爲愈也夫萬幾至煩不能無失小小違錯昔人猶謹之而至于舉朝不安者必無因循之理不能無失于先而能更之于後如日月之食光明如初天下之頌聲咸作四海之瞻望如新矣伏願俯從臣等及九

卿之前請特霈恩綸將降黜科道部屬等官加以切責分別罰治許其自新如謂未盡其辜或降俸級管事以責後效則小臣既被無覆並育之仁大臣亦蒙恩禮信任之賜一舉而衆美咸集矣萬曆二十四年正月初九日奉

聖旨知道了已有旨了

乾清宮災自陳疏

奏為因災自省佐理無狀懇乞　聖明特賜罷免以重政本事本月初九日伏遇上天示儆乾清宮災臣等屢奉　御批一則曰乃朕失德一則曰是朕之咎言言痛切無非罪己之詞蓋

皇上敬天勤民之心素勤于昔而恐懼修省之意感發于今乃臣目傷殊變口誦明綸省己多慙容身無地即未加罪詎能自安伏念臣本以譾劣久遯山林遭逢特奇遇蒙超置不自衡量

妄意馳驅今一歲所矣　皇上學二帝三王之道而臣無格心之功　皇上圖駕漢軼唐之治而臣無匡時之略議論迂濶而莫裨誠意徹淺而罔孚以致群策廢而不收輿情湮而不達天工多曠天意多違頃歲以来諸眚疊見天鼓鳴火光動旱乾水溢之虞相仍于奏牘至于禁籞之内地震有聲今春風霾四塞歲星逆走太陰朝蝕而鬱攸之厲遂告譴于寢宮矣此百年所無之大變也變不虛生天當實應而樞機之人

乃有不職如臣者安所逃罪哉蓋內閣為輔理之官令之政府而臣愚備四輔之數義均股肱彼四體之內而有一痿痺則持行為病乃四輔之內而有一不肖何踈附之能下不當于人心上不容于天理策免之令寘譴之科是宜交集臣不敢逃伏望亟圖新政大奮乾綱法行自近庶幾政本肅清天工人代而嘉祥善應若于桴鼓矣謹具奏聞萬曆二十四年三月十三日奉

聖旨天心示儆朕兢惕方切卿當分猷共念亟圖

修弭實政豈可因此求去宜即出供職用副眷倚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催行取及補科道官揭帖

臣陳于陛沈一貫題昨日臣等出閣到朝房接見吏部左侍郎孫繼皐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衷貞吉左副都御史張養蒙皆言科道缺人未有如今日者行取一事不容再緩六科中見在止有掌科一人署印五人此外守科僅有四人十三道中並無一人掌印只得借巡視京營御史一人暫帶其外止有巡視光祿一人巡視五城三人夫以科道緊要兩衙門而見在止有此數

人空虛之極一至于是綱紀豈有不廢弛乎往時科道滿朝尚不能無奸回汙暴背公行私竊權亂政之輩寥寥如此作奸犯科何顧忌而禁戢也今行取命下尚慮其晚蓋奉旨之後猶當查發訪單行文徵取不五六月不得考選考選之後御史試職三月方得實授欲得其力尚須展轉一年臣等竊以為行取之旨不當一日遲也先該部院憲臺省乏人查有告假起復者催取前來乃數日前給事中羅棟御史馮應鳳趙

標到部題補原職又未發下夫來而不補則人益不來而官益少矣原任都給事中邵庶待補踰年題補禮科未下起用劉為楫等數員亦未賜允夫人臣之義貴于趨事急公奉職守法不許其偃蹇久卧於家今不收録恐漸啟避事自便之端而不以尊主趨朝為急竊謂此數臣亦宜俯從補用吏部又言科道缺不補則中書行人推官知縣等缺不出而選法益礙職掌所關不容不請伏顊留神覽察一聽納間而所以弘

敷德意明肅紀綱收録人才修舉政事諸美皆在矣臣等不勝惓惓萬曆二十四年四月十六日上

乞免差科臣封日本揭帖

臣趙陳沈題昨日臣等接得兵部揭帖内言差科臣往封日本于計未便乞改遣楊方亨為正使沈惟敬為副使又石星偶患痰症戰守事宜乞改命左右侍郎會議等因除改命會議似應允許其改遣使臣一節未敢擅便臣等看得舊例冊封遣使必用正副二員蓋慮正使儻有事故則副使可以代攝是副使者本所以為正使不虞之備也今李宗城既已出營而楊方亨尚

在彼處以副代正於理為宜况今倭情傳聞紛紜實難預料若尚屬恭順則一楊方亨與沈惟敬亦足完事若真有變動則前此正使輕出已失觀望萬一今次差去更有遲延國體所傷益多故臣等以為兵部之議似宜允從就令二人在彼充使於事為便伏乞特弘轉圜將兵部本裁定批發臣等幸甚萬曆二十四年五月初一日上

救御史曹學程揭帖

方今朝事闕失不少臣不敢一一囬諍盖謂得失參半之間也若曹學程之獄則大傷國體大累聖德臣不敢不言　皇上罪學程豈非以其妄言耶學程誠妄言但自古雖堯舜之世不無妄言之人今一妄言而罪之至斬此自古所無非盛世所宜有　皇上臨御之初豈無妄言之人止于不用而已自數年來或罰或降或黜或戍亦已甚矣又可坐之以殺乎古語云木從繩

則正后從諫則聖又云興王賞諫臣殺諫臣未有不亾其國明訓如此可不惕然令中外人心切切惶惶頓一轉移無非忠愛誠懇之意也臣等于學程何私而敢為彼請命我惟略其過失曲加原赦非一御史之幸乃國家之幸

請許套虜求款揭帖

題前月二十八日 臣志皐臣于陛皆因病註籍臣位偶感風寒暫回私寓調理獨臣直閣該文書官史賓發兵部覆議虜求款一本臣即恭擬票進至今未蒙批發蓋邊機重大也但臣擬票之意亦不敢輕茲敬一一披陳之臣惟本朝天下原取之虜虜之怨心無日無之嘉靖間虜萬騎至都下九門戒嚴三日始去終嘉靖之世無一歲無虜患 世廟為之終夜遶床不能安寢

隆慶間天幸俺荅以愛孫來投之故邊臣處之有策貢款之約遂成至今近三十年而三易虜王恪遵前揞烽燧少警邊民得生此國家莫大之利也止因邇年朝議相攻好立異說故有罷款主戰之論乃令邊臣雖竭蹶從事時有斬獲然軍士之損傷者不知幾何馬匹之耗亾者芻餉之縻費者不知幾何沿邊男婦之殺傷者產業之荒蕪者又不知幾何以國家之兵計財計言可為寒心以邊方之生靈性命言可為痛哭

若于此時尚執前說而以必戰為快臣謂此失計之大也今將士奮力搗巢虜情亦加畏懼乞款之情必出真實況虜王為之請于宣大軍門者已及一年其為可信無疑不乘此時許之更待何時夫此一款者若有損于國威則不宜許今虜王為之代求諸虜久已貢馬則國威可謂尊矣若有費于錢糧則不宜許今款賞之費不過戰守十分之一箇少易供錢糧又甚省矣如此而不許坐失機會最為可惜自用兵以來邊

臣之受陞廕賞賚者甚多宜其戀戰詘款而督撫李汶劉癸等乃諄諄亦為請款此必備見邊方殘破兵事甚危而勝敗之難定故耳今兵部所擬與臣之所票亦非罷戰但許其一年恭順則一年與款若不恭順即便決戰雖云許之而未嘗盡許令虜人常懷不敢敗盟之意令邊臣常懷不敢恃款之心虜如守款雖百年可款如不可款即時決戰張弛在時不膠一定予奪由我不制于虜宜若可行伏望將前本批發庶令

邊臣有所遵守而疆圉之計可安臣又惟今日
國儲極虛今日民力極竭連年用兵皆係額外
加費不係正供區區之愚欲戶兵二部將陝西
各邊及東方倭事歷年用過錢粮總計簡明數
目查實進 覽使所司知節用之意使百姓知
愛憫之仁輒擬諭帖一道上進伏惟 聖明採
擇

妻亡乞假疏

奏爲乞恩給假治喪幷冐昧循例請卹事本年正月初三日臣妻張氏不幸在寓病故竊念張氏係臣結髮妻室備歷糟糠相聚多年遽令淪没不勝悲痛所有後事須臣料理臣于此時即欲具奏請假緣元旦元宵令節本係恩賜假期不敢瀆干　至尊之前權宜在寓未遑進閣兹亦不隱但令含歛雖畢尚欲發付臣子輿櫬還鄉瑣屑多端有宜擘畫懇乞　俯諒臣不得已

之情特准寬假以便發喪臣再思臣妻曾蒙
聖恩封為孺人安人淑人舊年進封夫人閨閣
瑣流四叨綸命而恩卹有條載在會典如前輔
臣余有丁今輔臣張位皆因妻亡喪歸蒙賜祭
葬朝廷彝章第假一命之榮以畢纍裡之掩臣
夫婦之倫無復遺憾況數千里回籍涉歷江湖
非得人夫船隻不可行行儻蒙　天慈垂憫
勑下該部查照前例恭候　聖裁　萬曆二十五年正月奉
聖旨卿妻亡逝朕心憫惻准暫給假治喪特賜齋

糧三十石麻布五十疋以示優眷照例與祭差官

造葬還加祭一壇仍給夫船應付回籍該部知道

妻亡加恩謝疏

奏為感激殊恩恭陳謝悃事臣頃因妻故乞假治喪并請卹典奉有

俞旨隨蒙欽遣文書官盧受齎到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裡新鈔一萬貫齋糧三十石麻布五十疋臣謹於私寓焚香叩頭祗領訖切念臣仰受隆施未申寸報遽遘亡妻之戚因祈暫告之恩何幸天心俯從人願許輟絲綸之直俾伸哀絰之情復壓憫惻于　宸衷申錫駢闐于望外精粲

分珎于禁廩縷麻出篚于尚方重楮精鏐寶氣蔚其揚采長纁紱裹天機爍若呈章馳中使以傳宣即私居而賻慰更詠故典超霈殊恩芬芳已卷于焄蒿載益加籩之賜封樹既仁乎枯朽尤勤命使之行且憐歸路之遥特給傳符而去竊念臣妻以裙布荊釵之賤糟糠井臼之微生累拜乎榮封謚踰已甚没侈叨乎異數銜結何言信 聖主之軫念臣私同慈親之過憐受子居災猶福被寵為驚感激難名涕洟俱下儻未

盡之年稍賒于同穴則匪躬之志普竭于縻埃

臣無任仰荷感戴之至除見朝時另行廷謝外

為此謹具本恭陳謝悃以聞奉

聖旨覽卿奏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請補吏部堂屬疏

奏為敬陳政體緊關要務乞 賜乾斷以光
聖治事前者吏部尚書員闕已經奉 旨再推
近日侍郎孫繼皐被論已經屢票恭進臣等又
具揭屢請未蒙 批發竊惟人之可用可舍當
去當留簡在 聖心總候獨斷臣等即不敢妄
預惟是官不可闕乃政體所關治忽攸判此群
望之所最迫者臣等何敢不言盖 朝廷之所
恃以分理四方共襄庶政者全在內外大小官

員各得其職而內外大小官員所以銓敘得宜黜陟有次者全在吏部有官以爲之統轄也天下無官朝廷雖有法度不能自行於下矣吏部無官天下雖有人才不能獨用於時矣故用人天下第一緊要事吏部天下第一緊要官也若吏部官有徇私受賄不公不法與夫放肆怠惰不勝其任者進退之權握於朝廷何難于黜其不肖者而用其賢者苟因其人之不稱遂謂官之可虛誠所謂因噎而廢食非治天下之道矣

今吏部掌印無官四司諸務停閣昨冬十二月
大選遂致罷廢臣等連日見候選諸人自進士
舉人監生吏員人等數百人紛紛咨嗟號訴具
言官有大小皆替朝廷出力而其等困守出身
或至數十年始望一官廢棄不收情極可憫又
有內外官員待補　闕下其人之多不下六七
十其時之久或至一二年每來見臣叩問　明
旨何日當下京師芻米僦賃費用不貲又責臣
等特不肯轉聞于上耳儻聞于上　明主至仁

至聖豈不為某等一動容體恤乎至于內外行取官員積俸年深致令舊者不陞新者無缺咸睊睊觖望之甚況臺省差遣十分缺人狐鼠豺狼置而不問神奸弄法大盜殺人朝廷憲法從此大弛是不當一留聖念乎各處司道郡縣官員懸缺未補者甚多錢糧詞訟莫適主管代署者茍簡推諉護印者閉門髙卧以致吏胥虎噬百姓魚爛是不當一垂念乎凡此數者總因吏部無官事事停廢以至此極臣等今不憚煩

冒昧以請非為吏部一衙門惜實為朝廷政體

惜也惟望 俯採芻蕘速 賜裁決天下幸甚

經理朝鮮疏

奏為攄陳經理朝鮮事宜以備　聖明採擇事竊見倭入朝鮮以來　皇上廓如天之仁授之一封罷戰息民至恩也乃倭自絶于天復渡海來則廷臣交言朝鮮當救我師當出矣顧師雖當出而用兵方略尚宜講究昔漢臣趙充國有言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兵法言善戰者先據不可勝之地以示敵之可勝則所謂以全取勝也否則佳兵不祥易動難靜國家之力專于一隅

脫四夷內外復有蠢然而起何以應之前者屢奉　明旨勅朝鮮自行修備中國決無數千里轉餉為屬國防禦之理令朝鮮既不自強而必恃我以為強倭去復來知我虛實亦必念前計之未工加後謀之益狡非可以虛聲下偏師克者當作萬全之計絕僥倖之意多官所議但詳言設官遣將出兵處餉之事而於戰守機宜進止緩急尚多濶略或欲擣釜山據金慶守烏嶺恐有輕進玩敵之虞或欲扼旅順守鴨綠屯寬

眞恐有隔遠遲誤之患臣等以為兵欲爭利當為自固之謀為自固之謀先當擇要害適中處所以立根本不拔之基使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戰則必能制勝守則必其無敗我欲戰則戰非人可迫之而戰我欲止則止非迫于人而止其峙如山其聚如淵如此始為萬全無憂之計莫若于開城平壤二處開府立鎮練兵屯田西接鴨緑旅順之師使有所望而歸依東為王京鳥嶺之援使有所恃而奮躍勢便則遣輕兵而趨

利與倭决勝勢不便則虎踞此處足以壓其邪心而禁其無橫逆須得實心練事才力兼全者為廵撫司道而專任之聽其便宜行事中國之人欲以功名自見于萬里外者不少不問品流願從者聽就中選其才能者數十輩分署各處為之長帥即朝鮮之人雜之以漢人齊之以漢法教之以漢戰變其偷惰之風作其敵愾之氣因而務農勸織通商惠工廣樹蓄之源開山澤之利其地多銅即山鼓鑄以資軍興一年之後

本地之錢粟可以為餉本地之士民可以為兵
中國之轉輸歲減一歲本地之威力歲饒一歲
但資以火藥利器供其所乏而不必一一盡仰
于朝廷直待夷氛悉淨然後議撤如此則賊知
我之久屯不去必且鳥驚魚散朝鮮知我之久
屯不去必且景附嚮從以朝鮮防朝鮮不煩中
國而藩籬可厚倭奴可驅矣中國之大無難于
一倭所難者道路遠而費用多往返艱而人馬
敝彼為主我為客故也今倭屯釜山數年且耕

且戰已握勝籌吾不能然第欲以一旦之調發千里爭鋒利在速戰不利持久勝負之數恐未有歸倘因糧于朝鮮而不我繼求戰于倭奴而不我應一乘吾敝禍不可言即善能相持而軍無固志士有歸心勢亦危矣惟倭有屯畜吾亦有屯畜倭有轉輸吾亦有轉輸自寧前距開城一千四百里已據朝鮮之半葢以朝鮮諸道之力乘瑕避堅可緩可急休息待時雖不速進葢已不為退計矣况以吾之步卒加之以馬騎而

當倭之徒步以吾之兵矢益之以火器而當倭之徒兵則必勝之術始制于我開平既定得一步則進一步次第取慶尚忠清黃海等處而屯守之又如前法日逼月削倭可立盡無疑矣凡舉事必先為久計而偶值其早完則可苟先為暫計而若不如願豈不終可慮哉今談者動以滅此朝夕為言徒求快心不念危計不若從長計議設置巡撫司道帶領見調人馬先屯二處以資接濟以立根本仍明示德意不責捷於旦

夕之間而經畫長久鳥嶼以南相機進止毋得浪戰損威鳥嶼以北還定安集不許尺寸有失務使事舉而國不告乏兵出而人不知勞倘朝鮮人不為吾使朝鮮財不為吾用又須更奏别議勿誤大事庶奏全功也既定此策即當通登萊入遼之海路從此轉餉以資軍興從此渡軍以講水戰使往來之人不疲于陸二鎮聯絡可以相援又可以通朝鮮之黄城島涉釜山而規對馬此為良策當急行者也言者欲轉浙直舟

師從海入遼北海風高少山嶼無棲泊所且船各有宜宜于南者不宜于北以不習之卒涉波濤之險又經萬里之遠大是危事若從內地至登萊駕登萊之舟以入遼此最便穩計登萊舟雖不能猝辦從今議造亦未為晚又今言兵者動稱南兵夫南方久不用兵所稱南兵非經戰之士盡市井少年耳虛有其名實須教習且南人風氣柔弱不耐寒苦體力之強亦不能過北人獨其攻殺擊刺之法與器械戈甲之利本為

制倭設者不可不循倣而用彼方老將猶能言之臣等以為招南兵不如求南將以南將教練與所募南兵參而用之此亦長久之計也昔趙充國欲困先零則屯金城諸葛亮再出師伐魏則屯渭濱羊祜圖吳則屯襄陽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蓋以兵非嘗試之物不得已而用兵則當老成持重長算而行之今忠猷滿廷臣等亦試陳其愚雖機宜未必中而意則昔人之意不可

無采伏望
勑下兵部再加酌議施行　奉
聖旨朕念朝鮮屬國藩籬豈宜輕棄但用兵重大遠征轉餉事勢甚難心切思慮覽卿等所奏帝王之兵以全取勝使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動中機宜始爲萬全無疑之計深合朕意具見忠猷爲國誠可嘉尚這所奏内一一應事機着該部便看議來說

救本兵揭帖

題頃者東封不成石星被論憂憤成疾屢疏求去未蒙皇上乾斷中外人心輙多疑言夫人臣謀國不効固難逃罪但星本意原出忠誠惟欲省餉息兵以封了事不覺過信沈惟敬之言而至于此然二三年中亦未甞耗糜錢糧損折兵馬但未成功不可言罪也伏想聖心慎重蓋深鑒其為國勤勞不可泯沒優禮大臣宜全終始誠帝王盛德事凡在臣下皆當仰承但揆

今時勢星既為衆所攻一日不去則一日不已必將造設難明之言多舉不根之語以為星累則留之適以害之而後来之人又皆以星為鑒誰肯出身為國家擔當大事者臣愚以為不若早賜 恩綸令其致仕仍明諭在廷不許復行攻擊員缺乞于會催六臣中早點上緊籌畫兵機毋致悞事謹據一得客以上聞因擬諭旨一道附進 丁酉三月初七日上

是時 聖意淵深于石若眷若否外廷疑

上不欲去之有為輿主者在也余以為善
去之則兵寄早有歸而國體亦無損卒之
不然渠逃死愈切為計愈左再濡遲則朝
鮮必失幾壞大事至下 獄後愈益左矣

皇長子冠婚揭帖

題近日禮部疏請 皇長子冠婚大禮臣等查得 大明會典 皇子冠禮年十二至十五舉行婚禮以十五十六為期今 皇長子年十六矣揆諸典制不可更緩若不預傳端恐愆期且冠服儀物等項宜早造辦而民間女子待年至十五六者甚少選擇賢淑尤宜及時也謹擬傳帖上進具題以聞萬曆二十五年

處沈惟敬揭帖

題今日文書官盧受發下工科給事中楊應文一本臣等擬票恭進復蒙發下命票出取回沈惟敬臣等竊詳惟敬原無身家根蒂但以口舌差遣謀事無成爲中外所攻已入倭營必然懷疑懼罪不敢西還若持之愈急愈堅其逃命之心反將國事賣與倭奴爲天朝大患臣等前票不欲指出明白正此意也伏惟 聖明鑒裁謹具題知 萬曆二十五年

止尹英請沒官鹽引揭帖

題令日發下金吾左衛副千戶尹英等一本為瀚濯丹衷捐軀報國少助大工以盡鄙忠事內稱揚州沉匿沒官鹽引請逐季挨次副搭變賣一年可得銀六萬兩進獻臣等竊惟我 朝鹽法專備邊餉國計所關莫此為重累朝之講畫諸臣之條議取盡錙銖無遺策矣大約欲其上不虧 國下不病商則法可久行而不廢一經變動必致商賈不來國課減額蓋商人先納糧

草於邊然後許其給引賣鹽後以積鹽過多掣單有限鹽日堆積而商利日微加以餘鹽新增以致正課益壅鹽法之弊今日為甚若没官鹽引可以副搭則巡鹽御史久宜舉行不待尹英之請矣奸商惟圖自利故求越次搭單徇其所言恐壞大法大抵鹽之委曲非頃刻所能盡談商之謀利則百計必求巧中今特一面之詞豈敢遽謂可行所以前票擬下户部看議若果可行該部必能仰體 聖心以裕國用倘事體有

礙亦望曲諒俯愈庶幾成法不廢壞遏計不虧
損伏望　俯從仍照前票或竟寢不行

言兵事揭帖

二臣題連日廷臣紛紛請易本兵　皇上特加慎重未施乾斷臣等深以不能仰分　聖憂為愧然竊維之則謂外廷臣之言雖公而亦不能無過宜　聖心遲回而未俞也蓋兵凶戰危損民耗國而又有勝負不測之虞往者封倭之議本兵力主之廷臣協贊之　皇上俯俞之本非失計顧以好事難成夷性叵測當時亦姑試為之而未嘗不疑其反覆是以每一下旨輙以羈

縻為言而今我沿海沿邊實修戰守又每言倭若有變用兵未晚如此申飭不啻再三正恐其有今日耳設使封之而成則國家享其利生民受其福星之功當何如賞今一不成而言者遂以為大罪得無過乎　皇上之心公平如天地臣等固謂遲留不決之為盛德也第星亦不能無失焉星之失不在主封而在恃封又不在恃封而在護封惟恃封護封故一切戰守之備盡廢而且裁抑將士使之離心隄防言者使之緘

口致令今日之兵倉皇無所恃今日之言鼎沸不可收尚又固守前說而益彌縫之徒覬倭奴一旦不来以為安愚亦甚矣是以人皆謂星不去兵必不可用而倭必不可退此又在廷之忠謀不可因其過激而置之罔聞者也臣等虗心揆度竊謂如星者當原其心之無他而憐其事之無成賜之善去以全終始則處星之道庶得其平矣其奉　旨會催六員之内即賜點用一員促令視事庶幾軍機無誤而倭事有托也臣

等書生本無意于用兵況逢好生之主未嘗不
思將順而兵端已開欲罷不能豈敢膠執前說
致貽後悔今易置本兵特目前緊要一事耳向
後尚有調兵調食置官設將不知多少機宜當
接續講求者惟望深維社稷之重留意安攘之
術勿輕視倭奴為小醜而非梁强之賊勿遠視
朝鮮為外藩而非門庭之災日夜圖所以撲滅
之而後已海内幸甚

三殿災揭帖

二臣題臣等於今早五更時分竊見歸極門起火延至皇極門勢甚危急臣等當即傳示各衙門齊赴撲救欲趨問安無由也伏望 皇上保護玉體以防不虞臣等不勝惓惓之至謹具題以聞奉

聖旨朕正靜攝偶有此天變即默禱於宮中修省自責以回天意覽卿等奏具見忠愛懇切朕知道了

是日諭內閣朕在深宮靜攝今十九日寅時偶
爾皇極殿等處災變實　上天警惕乃朕失德
所致驚疑　聖母頼　列祖神靈庇佑朕心懼
切不安卿等傳示禮部修省合行事宜謹擬來
看以回天意十九日
題臣等遵奉諭札云云欽此當即傳示禮部除
行各官痛加修省外竊惟天災異常宜上下修
德共圖消弭　皇上此心正祗畏天戒之心臣
等與百僚恭誦無不感泣但願　皇上恒持此

心永懐敬畏上遵　祖宗之成法内奉　聖母之歡顔時時以愛人為實念念以勤政為常則轉災為祥之機端在於此若禮部修省事宜亦不可廢尚是彌文恐不足感動上蒼其一切寛恩致和條件容臣等與各衙門詳議具奏　聖心默轉則廟社延禧臣等不勝懸望之至所須諭札尊藏閣内謹具回奏以聞

題今日火災異常三殿告燼逼近　宸居臣等躬趨寶善門伺候禁密不敢前進心懸　聖躬

不勝惶惶伏望　皇上相度機宜珍重趨避所
有各衙門撲救員役皆已齊集臣等身在督率
惟是大內不能趨視援救人員俱不敢進臣等
謹率文武百官向火叩頭祈禱又詣玄帝祠前
叩禱以盡區區之誠臣志皐亦勉强扶病至午
門外托臣等轉奏奉
聖旨　上天示警異常朕在宮中精誠祈祐各處
分布援救覽卿等再奏欲面問慰且又督率群臣
員役叩禱撲救具見君臣一體交修之義朕知道

了面慰免

題令日火勢由西北至東南旋轉延燒將及内

閣内閣與承運庫相連得内外諸臣竭力營救

令内閣西制勅房三間二披俱被火焚内貯近

年常行文書取出見存遠年稿簿在髙閣封貯

者因火勢緊急不及搬取其内閣中堂東誥勅

房房屋及所貯書籍幸頼保全謹具題知

題令日　上天仁愛火災示警臣等伏念　皇

上祗承天戒兢惕不寧本欲面慰萬安緣奉前

旨不敢固請外謹率五府六部大小九卿諸臣
恭詣仁德門外行叩頭禮少盡臣子惓惓瞻依
之忱謹具題知萬曆二十五年

條列修省事宜揭帖

二臣題昨日火災初起歸極門由西北而東南頃刻煨燼臣等督率文武諸臣及兵工京營五城等員役隨處撲救登高遠望見火勢直逼宸居內外阻絕傳聞異同恨不能飛身馳衛豈勝惶切後聞燒至隆宗門幸已救熄臣等心尚未安及見遣司禮監官孫暹等出救文華殿始信聖躬萬福蓋此一災天既大儆以警悟 皇上猶遣百靈以擁護 皇上是所厚望于 皇上

者不淺而　皇上之所以仰荅天心者不可緩
矣漢儒董仲舒有云人主失德則天必出大災
異以譴告之此天心之仁愛人君也古之明主
見時無儆戒則曰天豈忘我哉其祇畏天戒如
此夫人主不召和而至于召災已為拂天既已
召災而猶不能修德則天益厭棄而災將益重
往往淪于亂亡而不可救今午門之內自朝堂
直至寢宮一望遼空瓦礫滿地深可痛心在
祖宗時雖間亦有灾而未有宮灾殿灾接年疊

至如今日之大者非政治失中何以致此除臣等不職容各具疏辭免外而一念朴忠尤深有望于　皇上之轉移焉昨日恭捧　聖諭一則曰失德一則曰懼切臣等誦之泣萬行下臣等媿非救時之才今但博采内外群情鬱結不通甚者條列以聞誓不敢希名賣直欺罔聖聽且亦止是歷朝相因尋常故事而非甚高難行之舉在聖帝明王視之猶以為彌文而精誠感格之微尚有出于此外者惟望　聖慈特賜允納

勑下部院覆議施行臣等又思舊歲宮災天旣示之一怒矣而朝政無所改圖至有益甚不堪之事故天又增加今日之怒旣再怒矣而猶不省悛則他日之禍恐有不忍言者臣等前此不能竭誠固請已屬不忠至于今日勢窮理極安敢不言以貽無窮之悔且 聖明之主可以理感輔弼之寄責在臣等不然臣等豈敢喋喋效流俗之煩瀆為哉臣等不勝涕泣懇求之至謹

題請 旨 一弭災之道在引咎於已施恩于

民先朝宮殿有灾咸須詔赦與天下更始今宜
各部院開款請裁施行　一上下交修可回天
意天以此儆戒人主人主亦當以此儆戒人臣
人臣各有分理之責不能奉行　德意甚有背
公營私壞法殃民者宜須戒諭俾知省改　一
聖躬至重固當靜攝但接見希少中外疑玩
皇祖久不視朝三殿並燬以今揆之前後一轍
竊想天心無非欲　皇上之勤政也今宜時御
便殿引見大臣商榷政務章疏即發無復壅隔

如人之一身元氣周流則百體無病此亦無妨
靜攝于
聖體不甚勞也　一親祭祀人君乃
神靈之統遣官代祭神必不歆前朝雖有間行
亦在宮中遙拜自令祭告
天地社稷宗廟望
皇上躬親一往庶幾神人交悅天意可回　一
中外人心所引領而顒望者在早定國本事久
不行人情鬱結
皇長子年已十六冊立大典
冠婚吉禮宜及時舉行以從人望　一中外大
小官員缺而未補者甚多官缺則事廢署印則

弊多莫若盡數除補遇有不稱則黜陟由上但令賞罸嚴明何必過為疑廢祇令待用諸臣各生快望以累時政宜允吏部所請　一外任府縣官為朝廷分理百姓効勞有至七八年者舊者既不去新者又無缺或官久而民玩或事壞于垂成抑鬱無聊行取之典不可緩也　一降黜諸臣年久自當省悔若終棄不用阻其遷善改過之門咸懷歎老嗟卑之意中間固有浮薄好名之輩實多忠直可用之才若用而不效國

典自在宜令吏部分別請裁　一大災之後群臣各欲攄其鬱結之心必有過為戇直之語者但當容而受之以廣天地之量不宜咈而棄之以塞忠益之途臣等慮事勢所激必至于此輒敢預為　皇上懇言之　一織造燒造常供原不可少但一時增額過多民力不堪若浙直江陝萬分窘急況目下軍興工作經費多端採木之事行當加倍百姓困窮恐啟亂階誠宜減其數而寬其期則民力舒而怨不作矣　一開礦

本求濟用今差官遍于天下而進供不及萬金則其利之無多可知矣乃官吏供給公私賠販上所不聞者不知其幾至于奏官棍徒借此騷擾又人所不敢言者利歸于下怨歸于上最為失策莫若取回欽差官員而令各撫按官悉心講求利國之長策必不至于短少上供而諸騷擾供億之害已盡除去天下之民歡忭鼓躍稱聖主矣　一皇店所得不過數千兩其利尤少而差遣徵收之人巧立名色借此攘奪閭張家

灣河西務挑米賣菜之傭無不徵稅斂怨甚多
亟宜裁革不然則但令部臣如數徵收觧進取
回差去内臣此近畿一大美事人人之所仰望
感戴者也　一侍奉　至尊最爲難事奔走承
順豈能盡當　聖心教答固不可廢過嚴恐有
不測惟乞責其大而宥其細憫其愚而全其生
則太和洋溢于宫庭百福駢臻于　聖體矣臣
等不勝私憂過慮欲言久矣輒此惓惓　一近
年刑罰踈于下而密于上寬抑頗多當此眚災

肆赦之時宜弘如天好生之德乞　勅法司將
見監諸犯及謫戍諸人酌情法之中當罪者從
輕當宥者釋放次第減等請俟　上裁則仁逾
成湯觧綱之恩德邁大禹下車之泣矣臣等竊
觀自古國家有大喜慶大災變事皆有德音赦
文與民更始萬曆初年亦皆行之惟是邇來十
餘年中久無恩澤詔書故寛大之意不彰仰望
之心莫慰臣等以為雖無災變亦當請之而況
天意如此豈可不思所以仰成哉伏惟特弘雨

露之慈以弭祲氛之咎寧過于厚以收一時人心勿膠于常使人猶有缺望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萬曆二十五年六月二十日上次日接出

聖諭覽卿等所奏悉見忠愛至意其事關朕躬的已知道了須詔赦蠲逋負并戒諭百官卿等可議擬來看選推應缺官員着該部擬推來用其餘的知道了卿等亦思元首股肱之意愈攄忠盡任怨任勞克贊化理共圖修弭且致災之由咎在朕身非卿等之失宜勉勵辦事不必又行陳辭以慰朕心

言礦店揭帖

二臣題昨日臣等條列事件非敢為冒瀆緣天變異常人心洶洶　深居九重豈能盡知臣等待罪股肱安忍坐視故擇人心顒望之切者一一開陳以備　聖明採用今日文書官盧受捧出　聖諭云云欽此俯納芻蕘不勝榮慶事關

聖躬者在　皇上必有洗心浴德之盛舉臣等拭目恭俟不敢再瀆若須詔赦諭百官容臣等開款具稿進呈蠲逋負及選推應缺官員容傳

示該部徑行擬議請 旨至于攄忠賛化任怨
任勞臣等捪竭犬馬以報 皇上大恩不敢有
負付託但其間有關係百姓困苦之甚臣等所
為汲汲效忠者惟皇店採礦二事昨所進言非
欲即請停止實欲調停于其間為善處之策使
上不虧國課下不累窮民竊以為必可行而無
疑也蓋皇店採礦擾一歲所進為數不多而官
民賠賍之繁有什伯于此者加以奏官棍徒假
公濟私侵漁國課剝削民膏 朝廷但見其進

解之來而不見其為害之大故臣等之意以為
採礦當責成于撫按店課當責成于部臣即據
見今所解定為常額每歲徵進不許短少民間
免于騷擾剝削之苦則欣喜愛戴矣其視今日
愁苦怨嗟相去豈不懸絕若以差官可信撫按
部臣不可信則國家財賦千萬皆托地方有司
徵解耳目衆多法度嚴密誰敢為欺其與無籍
貪利之徒漫無統紀欺罔侵隱者又豈不懸絕
乎此二事臣等日夜思惟籌之至熟故不厭煩

瀆切切言之更望　特發明旨將差去採礦收
店內外諸臣盡取回京責令該部奉行嚴勅專
責撫按部臣管領其事茲擬諭旨一道伏乞
聖裁發戶部議行其自陳一節臣等奉職無效
終不能自已或止令在京二品以上自陳三品
以下及南京與督撫等官容臣等票擬止免以
省煩擾使知　皇上體悉至意　御札謹尊藏
閣中以昭令日　君臣一體交儆盛美伏候
勅旨

催發戒諭詔赦揭帖

二臣題頊因天災示儆中外人心惶惶切望謂
皇上必大發德音一新庶政霈鴻恩于四海通
文鬱之人情臣等仰體　天心俯順輿志布昭
聖德擬上詔條連日斟酌事情止是歷朝常行
之典不敢濫恩以妨正法至于奉有特旨及曾
經　聖斷之事又已傳示部院令其專疏請裁
不敢有一件混載入詔書之内臣等竊謂事事
皆可從而無疑矣尚未蒙　俞豈以文字繁多

披覽未竟乎但中外仰望切于雲霓以刻爲歲伏乞即賜慨發臣等嘗誦孟子有曰責難于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又曰齊人莫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故人臣莫如我敬王也今臣等以仁義之道事 皇上而未見俞則啟沃未勤之罪以堯舜之治期 皇上而未見行則輔弼無狀之愆安敢忘自責自咎而不懇懇切

切于　君父之前哉　皇上躬堯舜之資而臣等愧非皐夔之佐至于今日災變之極尚無一德澤及民以救危亂則臣等惟有涕泣籲天而已故不敢避斧誅再三瀆奏伏惟　皇上即將戒諭詔赦允發施行萬曆二十五年六月三十日上

三殿災自陳疏

奏為佐理無狀感召殊災乞賜罷免以回天心以脩實政事臣聞家有幹子則父蠱賴以彌縫國有楨臣則君遠資其匡弼尸位而求天工之亮拱手而冀萬事之理事何能就罪亦奚辭臣備員內閣者三年于茲矣碌碌無所建明容容但有虛縻微精誠以格主而天聽為高微奇節以感人而時論莫許文奏盈前僅取轉發職務填委不過文字何能斡旋墜紀補綴闕衣轉民

生之戚而使之休振士氣之衰而使之奮然猶
隱忍而不去則以有待為辭也而今無辭矣三
殿之尊綱維人極上模乾象中應薇垣　皇上
御之以奉天萬國瞻之以歸極虛而不朝乃繼
以燬與兩宮之變僅逾期年靈戒孔嚴得無畏
懼今既數日矣而臣經從其間見熛氛滿空瓦
礫遍地不覺悲涕之被面而愧汗之浹趾也蓋
臣雖云膺亦稱一柱一石之寄而柱石不任遂
成大厦顛覆之虞此固臣當褫削衣冠之秋矣

皇上縱哀憐而容之袪除而用之然無須臾之
間可以竭盡愚志無尺寸之效可以慰鼎群心
雖依日月之際與一冗散何殊顧閣體舊尊稱
為政本若有命世之大才支天之鉅力事猶可
濟世豈乏人而臣性褊身孱智庸技短近遭家
難疲憊怔忡必難任此自知甚審昨歲陳乞見
留已為一誤今豈容再誤乎伏望　俯察臣不
職之狀特俞臣由衷之請亟賜罷歸俾避賢路
則爕和之地不虛而修弭之實可舉矣萬曆十五年二

六月二十三日上

停史館揭帖

題照得正史館原在皇極門左右兩廊令被火災書籍散逸官員人役無處安身合無將纂修事務暫行停止待修造完日另題開館謹擬傳帖一道伏乞　聖裁施行傳帖諭內閣正史纂修事務着暫停止待修造完日候　旨行　二十四日

再自陳疏

奏為無功冐擢有罪叨留懇乞　聖明特賜褫罷以順人心以回天意事近者譴告疊見宮殿頻災臣待罪輔臣佐理無狀時即具疏以求罷免未蒙　垂察而曲賜之留則臣無所逃罪日欲再行披請而閣中文書繁沓方須整辦又不敢不勉强鞭策以圖後功逡巡至今祗有慚悚昨接山西巡撫都御史魏允貞揭帖内開閣臣多咎召災陛蔭非宜而謂臣權雖稍軋亦不可

不預儆此爲允貞之深厚臣而又大寬臣顧臣讀此不覺面赬體汗前日求罷之心戚戚在前有不能須臾寧矣臣惟古者設綱紀之官典忠讜之論上干乘輿則改容禮待旁及宰執則闔門惶恐時平世治猶且闢門懸鐸而招之況今災青流行宮殿叠火而尚可無法家拂士之謀謨革故鼎新之舉動哉凡允貞疏中所陳皆臣等區區願忠之意固日夜禱祈亟見之施行者也然朝無維新之期民失跂懸之望則罪在臣

等復何所逃伏念臣賦性樸愚少無遠志閉門
尚友束身自修為韋布則有餘居鼎鉉則不足
守文墨猶自可當盤錯益不能無瑕瑋之行足
以集合氣類無掀揭之才足以旋轉乾坤少壯
之時已成虛擲況今齒髮已老肋骼不柔而何
能日新問學鮮調時政故其言迂濶而無用其
功荏苒而無成比者恭繹戒諭之辭一字一涕
無論其他即所謂至誠感發盡力維持臣實未
嘗有也蓋襪線何資于補衮斗筲難假于斟酌

則惟臣爲然矣且今同事之臣並能道義相信凡有擬議必詢臣以爲何如而臣亦恃三十年雅素不敢不盡其愚斯其權固未嘗稍有軋也而臣自不能增光僚寀裨補國家又安敢以權軋爲解誠欲撥亂反正起敝維衰自非命世大賢難以措手而臣非其人留之徒妨賢路耳至于閣臣之陞蔭特優不知起自何日即有故事而今之體輕功蔑豈容相沿不改兩年之中皇上再以邊功懋賞而臣等亦各竭力懇辭但

因控䟽至于三四而上勞手諭亦至于三四恐致煩瀆 尊嚴覥顏拜受空塵大位召殃致災復何說之辭其在于今惟有悉剗銜名僅乞骸骨庶可以塞天變謝天下伏望 皇上亟將臣褫罷以為奉職無狀者戒仍博求天下賢士大夫與之議大有為事業堯舜唐虞第在一反掌間而臣終老山林呼嵩擊壤頂踵皆弘賜也臣不勝跂冀待命之至萬曆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上十七日奉

聖旨災變交儆宜共修實政挽回氣化朕今日惟

聽忠言不信讒言其秉間挾私妄瀆的本當重處
前因卿等勸朕虛受姑置不究卿又何必介意遂
欲因此求去益宜殫竭忠猷恊心匡賛以副眷懷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請設天津登萊巡撫疏

奏為島夷未靖謹陳戰守事宜以圖全勝事連日接朝鮮塘報知東氛愈熾南原失守全州之民亦復奔潰不知楊鎬麻貴能屹然壁立出奇制勝為朝鮮作長城否方今救援之師取道遼東者絡繹不絕而在廷之議莫不以守天津登萊為内地計誠根本至論也然猶有可言者臣敢攄其一得之愚臣惟天下有必不能已之役則雖欲簡易有不得焉今救屬之手難措而震

隣之患孔棘則固不能顧惜錙銖謹守舊局已為天津登萊計者但曰催督保定山東巡撫各移駐本地慎加防守臣愚以為事權宜一不宜分天津與登萊同是一海不得分而為兩兵氣宜揚不宜抑攻戰與防守本是一事亦不得分而為兩若事權諉而不一兵氣頓而不揚終至于虛糜空費倭未來而吾已困又無救于朝鮮之存亡儻朝鮮竟亡則倭氣愈張而吾之為防愈難矣今為救朝鮮而至于萬里徵發從遼陽

渡兵供億無筭然且不惜顧不講舟師水戰于天津登萊之間徒僅令兩巡撫移駐防守而已舍其近而圖其遠舍其巧而圖其拙舍其易而圖其難舍其長枝而圖其短策非計也臣生長海上頗知倭情倭長于陸吾長于水與倭戰于水則得算在我其勝十九與倭戰于陸則或勝或負尚未可知蓋我船大而倭船小我能搶風使帆而彼非正風不能使帆我火器多而彼火器寡我能以船為家而彼特以船為寓此臣所

謂長短難易之別也從海道戍朝鮮則近而巧從陸道戍朝鮮則遠而拙在北之師不得不從北發今既發矣而餉不能繼又不可多發不多發又不勝故曰拙計一船之載可三四百人少不下一二百人可以多載師又可以多載糧故曰巧計從陸而行日不過百里遠而爭利又法所忌故曰拙計乘風隨潮瞬息千里易進易退朝去夕還故曰巧計此臣所謂遠近巧拙之別也今難且短遠且拙者且不憚為之而易且長

近且巧者乃置不為則有遺策矣以臣之愚使兩巡撫分為之不如使一巡撫專其事而權易行使徒自守而不言戰不若使之索倭而戰以救朝鮮而守自固請于天津登萊沿海居中處所設立一巡撫率總兵兵備叅遊總轄海道北接遼東南接淮安臂指相使首尾相應多調浙直閩廣慣戰舟師相度機宜進劉釜山閑山及對馬等賊與經理之師相為犄角救援朝鮮且以護送海運往餉遼東朝鮮之兵儻若倭犯中

國則從海中邀擊與在鎮官兵夾勦其保定山東巡撫則令其處置糧餉器械不時接濟各軍衛有司官員俱聽新設巡撫隨宜調用一體舉劾而本官仍聽薊遼總督節制如此有五便焉天津畿輔門户登萊中土藩籬重兵厚防以戰為守其守益固一也朝鮮自關山一失倭無忌憚而并力進兵矣今我師在海而尾其後絶其餉夾而攻之腹背受傷必當殄滅二也浙直閩廣之舟汎汎而來無所棲泊為將屬之山東乎

屬之保定乎屬之總督與經理乎屬之山東保定則分屬之總督經理則遠今令其望天津登萊以為歸船有所繫而安餉有所出而飽匱乏則有所請而給進止則有所禀承節制而肅南望家鄉在邇其心易以靡內去中土不遥其需易以繼北拱京師甚近其情易以達三也欲餉朝鮮則舳艫啣尾費可大減又以舟師相翼而行無盜賊之虞四也蒼福沙民等船有能仗義出奇者地近勢便令其就此受成捷則為之代

題海內趨功名願報効之人可四面而集為助

當多五也倭患一日不除此地終當置鎮就令

芟除有次不宜遽稱無恙若老師不戰空糜豪

士之氣惟時有捷賞始有盡敵之日今遊北搗

巢狂虜為卻宜倣此意行之于海以漸滅倭必

此一舉如謂開府事大而且欲小試之必不能

奏樓船之勳矣如謂省直地殊而仍欲兩屬之

必不能壯率然之勢矣如謂沿海皆當備而靳

言調發則昧先着之明矣如以進戰為危事而

止言固守是亦待斃之愚矣臣熟計其便似當出此始可以圖全勝之功而不能為國家憚更張惜費用也頃者懷隆兵備萬世德亦嘗為臣言之語意大略相似今日事勢有不得已伏乞勅下該部從長計議如果臣言不謬設立天津登萊巡撫一員專管海道戰守事宜或即移保定巡撫于天津登萊適中處所專一管理前項軍務庶令此軍與經理之軍相為表裏在總督亦有左右手之相應而聯絡要會共圖滅倭內

地之守在其中自無不固矣臣無任懇切仰祈

之至奉

聖旨卿言天津登萊設立巡撫專管海務以圖戰

守具見經國遠猷深合朕意該部即便議行併推

熟練兵事堪任的來看

救樞臣及首揆揭帖

二臣題今日蒙發刑科侯廷佩一本為看詳章奏乞正樞臣今日誤國之罪並追大臣先日朋誤之奸等事令臣等擬票臣志皐先行出閣臣等竊看疏内条論石星因及輔臣志皐與宋應昌顧養謙等照得東封一事原為退倭今既不退而勢更猖獗謀國不効星亦何辭此事始末皇上極其留心毫髮悉所洞知臣等豈敢飾說今僭擬票語上進止其牽連非臣等敢有私于

同官而故寛之也伏乞　俯垂鑒納臣等不勝幸甚臣等竊惟王者之於夷狄其来不拒其去不追當時倭以被創頻来乞封則　皇上以天地覆載之仁許之一封亦未為失但夷情狡詐不可盡信兵備宜嚴不可輕撤故臣等每於擬票之時一面許封即一面丁寧嚴備正謂此也乃兵部盡撤諸兵不為防禦雖若示之寛恩而實則自貽後患星之失計乃在於此盖視明旨如弁髦矣臣等雖諄諄言之又何肯信耶況其

為事既拙為謀益詭人心不與　天怒難逃罪之交通咸誦　聖斷若首輔志皐初心亦信其省餉息兵一言不虞有始無終至此即臣等亦在預聞未敢異同今科臣而詆之為奸斯亦過矣　聖明在上臣等豈敢為之解釋伏望　俯念當國之難曲賜寬容以免牽累臣等不勝戰兢仰望之至萬曆二十五年九月十五日上

言禦倭總兵揭帖

三臣題昨日文書官史賓口傳

聖旨兵部怎麼不見推防海禦倭總兵官来着内閣催欽此臣等即刻傳與兵部催其作速會官當即推上訖竊惟防海禦倭總兵係新設衙門百凡事務未有頭緒而倭患燃眉極宜上緊

皇上夙夜留神時刻廑慮如此臣等聞 命不勝欽服令該部既已會催而 皇上尚未點發盖特加慎重之意臣等竊聞外廷之論謂當今

北将易求南将難得盖北将乗馬陸戰南将乗舟水戰才各有長難以通用今時則北方每歲禦虜故北将易求南方久不用兵故南将難得有知名者俱已取用欲求大将豈能出此數人之外況時勢迫促非取之近地不可故首催朱文達以其在于吴淞半月之内可望至也其次當數陳璘但在廣東非五六十日不能至其次則周于德見領浙兵而来一月之内亦可望至至若侯國𤤜則在廣西須兩月餘方可望至其楊

文則已在總督衙門聽用似難奪彼任此若用亦可半月内至伏惟　聖心特加斟酌欽點一人令其作速到任料理戰守以固内地以防外虞頃覩　皇上因朝鮮小捷即發犒賞三萬以作士氣即臣等亦不勝鼓舞而况于三軍之士乎惟望推此意以督臣工使其無時懈怠則倭患始有平期也臣等不勝顒望之至